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文 選

(八)

蕭統選 李善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 選

(八)

蕭 統 選 李 善 註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文選

卷三十七

表上數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爲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
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
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

孔文學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學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
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掾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棄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父治也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疇咨熙載羣士響

臻尙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陛下容聖纂承基緒陛下謂獻

高紀述曰纂纒之遭遇厄運勞謙日仄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維嶽降神異人並出毛

曰維嶽降神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也跌力初涉藝文升堂觀奧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

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

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其能知唯安世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

疾惡若讎國語楚藍尹壹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

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結反之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

滅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典略曰

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

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

之良馬也又曰古善相馬者若趙臣等區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之心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

令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見臣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出師表。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孔明。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臥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即位，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為功畢。

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豫讓曰：以國士遇我，史記。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母之遺德也。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郭璞曰：微薄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

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

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藝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

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為中部督，典

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廣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

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

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靈後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

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子張

曰：在邦必聞，又，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已曲蒙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荆州圖副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言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趙

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蜀志曰：先

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

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瀘，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

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爾雅曰：

曰：境塙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叮庭冷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咎，以章其慢。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陛下亦宜自課，以咨

諏俱。足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王逸楚辭注曰：謀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

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痛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論語子曰出則事父兄事父向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受祿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韓詩謂素餐者質也人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左氏傳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武王封召公奭於燕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武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際命決曰明帝也孝經鉤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武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際命決曰明帝也孝經鉤平致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論語子曰臧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練經授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位雖卑也得為東藩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練經授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鄭玄禮記注曰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爾雅曰濟益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毛詩彼己之以上慚玄冕俯愧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裏禮記曰絺綌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尚書大傳曰

下合和四海然一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雅曰稅舍

統謂其統緒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故啓滅有扈戶而夏功昭尚書

統無山下高枕垂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

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尙安國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

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尙安國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

東伐淮夷徐奄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王也臣瓚漢書注

春秋歷序曰成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

漢之滿王命邵虎又曰祈父子王之爪牙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高鳥淵魚喻

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

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

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身古舍切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

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

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爲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

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

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子以上

卿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尙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興利尸子曰禹與利除

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

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蕭綱表爾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

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漢書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

難忠臣之志也。趙岐孟子章指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爲念。戰國策曰

秦王告蒙驩曰。寡人一城。圖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者卽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雖賢不乏世。

宿將舊卒。猶習戰也。史記曰。王翦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

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疏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曰。太

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懿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軍至皖。臣瓚漢書注曰。統由總覽也。必

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尙黑。戎事乘黑。鄭玄云。馬黑色曰騪。又曰。騪。衆也。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杜預左氏傳

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鄭玄毛詩箋曰。殲。所獲之左耳。耳。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杜預左氏傳

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痛。漢武帝遣使者告

荆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

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說文曰。圈

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覷。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

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撫。却也。謂却振也。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

玉門。北出玄塞。七發曰。凌赤岸。躡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灣。濤至乘北。激伏見所

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變化。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孫臏曰。水因地

而制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司馬遷書曰

身以殉國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以

景鍾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章昭曰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

秦魯以成其功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齊桓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殺之

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三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欲

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楚莊王

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美人授絕冠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

山以報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獨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麻

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臣竊感先帝

早崩威王棄代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

曰妾之夫先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戰國

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遣伯樂仰而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

免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

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虛犬古是以致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試之狡兔之

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

以於悒悒王逸曰：於悒悒貌。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大箸十二，棊又曰：昔

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

遂前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

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

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何况巍

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衒，自媒也。士女之醜行也。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

進曰：街女不貞，街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名與衆人，而臣敢陳聞

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

謂骨肉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淮南子曰：居

也。如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論語：子曰：君子伏惟陛下少垂

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因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論語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壘子故孔子曰大哉

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文也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

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及

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其詩曰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

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毛詩曰有來雍雍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

屏王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甲二叔之不咸故封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

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親親之義寔在敦固禮

賢而親其親曰君子賢其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

德尚書曰放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此文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

羣后百僚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鼈迭為三番江偉上便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

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

恩士力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不敢乃望交

氣類脩人事敍人倫謝承後漢書曰桓礪鄙營氣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

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今臣以一切之制

永無朝覲之望。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闕，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

紫闕然天寔爲之謂之何哉。毛詩國風文。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大威天也。崔駰達旨曰：擊台

弟莫遠具爾。願陛下沛然垂詔，孟沛然下雨，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敝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子曰：兄

弟怡怡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

思惟豈無錐刀之用。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

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解朱組，佩青紱。朱組，已見自試表注。漢書：駙馬奉車

趣得一號。漢書曰：奉車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駙，近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

爲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匡曰：張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

安世持藥，警筆張晏曰：近臣負藥，警筆從也。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

中之承答聖問，拾遺左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

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

伊人矣。不求友生，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

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歡，思者不可爲歎息。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妙之聲，不知泣涕之橫集。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

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

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

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
 行，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諾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也。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
 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
 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又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隣。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
 師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雅曰：否，隔也。尚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
 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子之歎。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諫人只。毛萋
 風曰：將安將樂，汝轉棄予。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
 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悽，實懷
 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章明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悽，實懷
 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
 表。

讓開府表

羊叔子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緝平子。世祖

傳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三公也。臣自出身已來，適十

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祐為從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

慄以榮為憂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

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今臣身託

外戚事遭運會王隱晉書曰祐同產姊誠在寵過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猥猶曲

答曹公書曰來書景帝為弘訓太后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國語單襄公

願左氏傳呂相願切訓誨發中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違命誠

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左氏傳齊侯對宰孔蓋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大臣

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列

年善者服其化曰子產相鄭三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

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板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

傅說舉於版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反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沓也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

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抑爲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且臣忝竊雖

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府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乘

節高亮正身在朝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臧榮緒晉書

英扶風人也。就思墳籍。為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王隱晉書。德論曰。聚身修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農曰。服事。謂公家服事。新序。閻丘。印曰。士亦華髮。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主。鹽領而後用耳。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日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守節矣。能。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出為都督。荆州諸軍事。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關。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事表

李令伯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

祖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傳。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子非求報。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毛詩曰。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祚。福也。外無基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孫卿子曰。仲尼之門。莞莞獨子。一作。立形影相弔。曹植責躬表曰。形而劉夙。

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孫卿子曰。仲尼之門。莞莞獨子。一作。立形影相弔。曹植責躬表曰。形而劉夙。

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

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

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猥以微賤，常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

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君相

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

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伏惟聖朝以孝治天

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

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

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揚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廣雅曰：奄，困迫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

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鸚鵡賦曰：匪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

情，願乞終養。葛嬰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詩曰：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

天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曰：小

古堯切。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隕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禮與微同。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必嫁是疾。病曰：必為殉。顆嫁之，曰

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韓氏之役。魏顧見老人結草。以亢。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秦杜回杜回。馭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

謝平原內史表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遺兼丞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為

平原內史。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

臣本吳人。出自敵國。漢書。劉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世無先臣宣力之効。才非丘園耿介之秀。方汝為易。曰。賁于丘園。

東帛。我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擢自羣萃。累蒙榮進。

國語曰。羣萃而同處。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

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服冕乘軒。仰齒貴游。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

晉令曰。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

曰。簡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振景拔迹。顧逸同列。臣瓚漢書注曰。逸。凌逸也。施重山岳。義足灰沒。葛璽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

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振景拔迹。顧逸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而橫為故齊

滅。我身如灰之。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中謝周易曰。而橫為故齊

王問。永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王問。字景治。趙王倫篡位。幽執囹圄。當為誅始。

司馬遷書曰。深。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王隱晉書曰。中書

侍郎馮熊馮熊字文顯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顧榮字彥先汝陰太守曹武曹武字道淵思所以獲免陰蒙避

迴岐一作樞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罔黨岐樞艱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

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叢爾之生尚不足羞左傳子產曰諺曰

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跡可以當面而一

襄小貌也說文曰尙曾也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區長逼天威即罪惟謹天威已見上讓即罪

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

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

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莫大之釁日經聖聽孝經曰五刑之屬三肝血之誠終不一

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迴霜收

電使不隕越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荷悅申鑿曰小白恐隕越于下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戰國策曰薛人扶

道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楊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感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踟

天踏地若無所容中謝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踟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

之澤播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忘臣弱七始望書未至是落罪有可察苟削

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

漢書文紀曰初與郡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鳥無足雞子曰狼辱大命顯授符虎

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漢書曰韓安國事

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漢書曰韓安國事

千張敵亡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處敵

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方臣所荷未足為

逃亡避之謂之亡命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方臣所荷未足為

蕃曰鄙委之萌復存于心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慚

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便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書注曰

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國語申胥曰昔楚

劉越石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

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

王渤海公臣礪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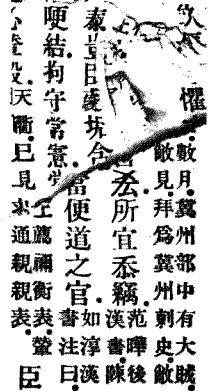
司牧黎元左傳鄭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聖帝明

王鑒其若此易緯曰聖帝明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乏祀

樂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

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韋秀衛公諫曰仰臨遐風三五以降靡不由之

勸進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



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臣琨臣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王隱晉書曰。宣皇帝

道。上尊號曰。宣皇帝。尙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詩曰。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惟丕顯考。文王用肇

造我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跡也。昔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左傳。王

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跡。也。昔。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左。傳。王

成。王。定。鼎。郊。廓。卜。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曰。惠。帝。即。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帝。年。號。宸。極。失。御。登。遐。醜

裔。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遐。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君。若。斃。旒。然

旒也。以譬者言為。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

下所執持。東西爾。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

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上求通親。玉質幼彰。金聲夙振。漢官

不。失。舊。物。鄭。玄。尙。書。緯。注。曰。甄。表。也。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上。求。通。親。玉。質。幼。彰。金。聲。夙。振。漢。官

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晉。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家。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尙。書。曰。家。宰。掌。邦。治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家。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尙。書。曰。家。宰。掌。邦。治

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不。圖。天。不。悔

禍。大。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左。傳。宮。辰。曰。人。未。逆。胡。劉。曜。縱。逸。西。都。錄。曰。建。興。四。年

劉。載。使。劉。敢。肆。犬。羊。凌。虐。天。邑。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

囉。寇。長。安。敢。肆。犬。羊。凌。虐。天。邑。北。犬。羊。為。羣。尙。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

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千。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

後。漢。書。序。曰。黃。他。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再。謂。懷。愍。二。帝。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為。臣。每。覽。史。籍。觀。之。前

求。沒。將。投。骸。塵。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再。謂。懷。愍。二。帝。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為。臣。每。覽。史。籍。觀。之。前

載。小。雅。曰。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羊。尹。無。字。謂。楚。子。曰。食。土。之。毛。雖。莫。不。叩

心絕氣行號巷哭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廟鼎司三世謂邁至瑤也

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寶武上疏且悲且惋五

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甄幹事遂陟鼎司情無主子情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注莊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胡母班書曰董

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

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周德雖衰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左氏傳曰楚

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邾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

子糾桓公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縶于

自莒先入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與晉有驪姬之難新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

而文公用伯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欒首幾絕必

將有以繼其緒史記曰秦更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

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也廣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君子所想思而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

崩離曹子建賞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天下囂然無所歸懷班固

贊曰海內囂然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

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
 爲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
 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元帝時琅邪共
 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章孟諷諫詩曰撫
 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爲左毛詩曰奄有鸛蒙
 德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天子
 是謂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百揆時敘于上
 大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百揆時敘于上
 四門穆穆于下敍實於四門四門穆穆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
 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以收夏衆使女艾諫澆遂滅過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
 戈復禹之績澆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
 室中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四海蒼生顛然莫不欣戴
 與焉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四海蒼生顛然莫不欣戴
 尹文子曰堯德化布于四海仁惠被于蒼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
 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
 哉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億兆攸歸
 良曰百姓莫不願爲臣妾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億兆攸歸
 會無與二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
 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成有顯德故天因而祚之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曰霍光以
 叔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曰霍光以
 與之獻無異親民元異望矣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
 朝觀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
 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徽猷答寶戲曰用納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
 洽封禪書曰天子之裔已交上下之情允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春秋感精符曰麟
 洽封禪書曰天子之裔已交上下之情允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春秋感精符曰麟

主也。王者不割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授神契曰：德至草，冠帶之倫，要荒之衆，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

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

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爲計，萬姓爲心，惟社稷固爾。

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書曰：允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節，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

曰：天下傾首服從，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莖，育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稊與莫能抗扞國難。

獲安無不幸甚。漢書帝曰：變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

虛，萬機不可久曠。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不能久處尊位。東觀：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

以亂。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左氏傳：君子曰：莠特陋，不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狡寇窺窬，伺國瑕。

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

隙。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无親。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審與觀同。杜預左：齊人波蕩，無所繫心。

安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

元所：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昔惠公虜秦

繫心。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昔惠公虜秦

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

惡我者懼。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兵益多好我者勤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深謀遠慮出自胸懷過秦論曰後王之元龜事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深謀遠慮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及曩時之士也。不勝犬馬愛國之情遲覩人神開秦之路。史記丞相翟青曰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主簿臣辟閭訓。戚榮緒也。沒石勒爲幽州刺史。臣禪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世。北平人爲清河太守。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禪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卷三十八

表下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爲孫氏置守冢人俊爲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俊爲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尙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酈生曰昔湯放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春秋

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左氏傳曰晉滅虢遂歸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貫於王傳子夫一國為一

人興先賢為後愚廢。成湯夏禹賢與國後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

義。論語曰繼絕世柔服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漢書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

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漢書灌嬰斬

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漢書灌嬰斬

哭臨而去。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班固漢書項羽贊

又重瞳子。豈其苗裔耶。何其與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實疾顛。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魯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

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應天順民已見上左

夫文止戈為武。西戎有卽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洛陽故與滅加乎萬國。

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與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

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表毛

石典牧。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鷓鴣鳴鳴既故天稱

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罔極已見上求通親表毛。追惟吳僞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

曰武烈。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吳志曰堅屯梁東

而帝。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章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

文五龍龍上一
角缺甄音真
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墜子也權招百越之士奮

鷹揚之勢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吳志曰

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貫客所殺漢書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

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為采薪者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

並宜應書策也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

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

獨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塋壟永以為常

讓中書令表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恐誤也

庾元規何法盛晉書頽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蕭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蕭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尙書事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中州為洛陽庾氏穎川人隨侍先臣遠庇有道

愛客逃難求食而已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尙書序曰逃難解散不悟微時之福

遭遇嘉運先帝龍興乘異常之顧先帝謂中宗元帝也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

中宗娉亮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姻已見懷舊賦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孔子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頻繁

省闕出總六軍何法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為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

分臣所宜守。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譎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先帝，謂元帝也。

登遐，已見上文。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威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康哉，人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而國恩不已。復以臣

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弟

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

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

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韋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閻后、桓、思、竇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皆非姻黨，各

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

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書漢

曰：列侯宗室見鄧都側目而視也。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

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關之內矣。此皆往代成

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外傳曰：公道遠

而私。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音呂。外總兵權，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以此求治，未

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孫卿子曰：亂則危，危則亡，可立而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二相，王敦、王敦主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

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教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然邪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執云察予之中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己

知弊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恫恫屢陳丹款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也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屏營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篇注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啟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桓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易曰不事王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

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子曰

人君食之章昭曰三君父師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魏書文帝令篤俗伏惟大晉應符御世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吳都賦

注 免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毛詩曰：蕭蕭兔置，施于中林。鄭玄曰：免，置之人能恭敬，則是斯有賢者衆多也。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斯有

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也。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息。阮瑤爲曹公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爲此。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盛賢

會曰：孝宗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崩，乃即位。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溫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橋，軍敗，面縛請命。鯨鯢喻李

勢也。鯨鯢，已見上。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泥之墟，想王蠋音蜀於亡齊之境。左氏傳：魏絳曰：昔后文謝眺八公山詩：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泥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羿，因夏人以代夏政。

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入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爲將封子萬家。蠋因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則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

築爲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享名。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足易曰：貞周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文子曰：養遂經其類於樹枝，自奮紉脰而死。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足易曰：貞周抱德肥遯，揚清渭波。生以經世

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淵其泥而揚其波，渭水已見。西征賦曰：于時皇極遵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道消，顛沛已見。中華有願

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毛詩曰：願瞻周道，中心怛兮。凶命屢招，姦威仍逼。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

不應。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

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杜門絕迹，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

身伯夷，叔齊與。杜門絕迹，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

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且慕入地，諱

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

海內登望。詩：博物志：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椁也。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

以爲美談。西土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儉薄，義聲弗聞。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瑗書諫文帝曰：盤遊滋侈，義聲不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遜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東帛加璧，足鎮靜頽風，軌訓翬俗。魏文帝令曰：道薄於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是以鎮靜頽風，軌訓翬俗。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辨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般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脩奏記曰：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驚颿拂野，林無靜柯。家語：香丘曰：樹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授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恥武王伐紂，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遂乃寔安昏寵，叨味僞封。左傳曰：寔安，酈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鎮軍宋匡復社稷，大弘善貸。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匡仲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墊維。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惟力是視。惟力是視，見東京賦。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毛詩曰：何有何無，備

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
 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在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憲章既明品物思
 舊禮曰仲尼憲章文武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尚書曰予心乞解所職待罪私門元規讓中書令
 表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云云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關中隸
 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流蠻夷入伐詩曰居河之湄將屆舊京威懷司雍
 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河流遄疾道阻且長詩曰遡洄從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許增與
 衛方命圯族伐木通逕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
 津塗四塞

為墟宮廟墜頓鍾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毛詩序廛里蕭條雞犬罕音蕭條
 上西征賦東觀漢記曰北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劉琨答盧諶詩曰哀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征記曰北
 夷寇作無鷄鳴狗吠之聲感舊永懷痛心在目我皇晉痛心在目

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
 開剪荆棘繕修毀垣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
 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冲東莞人爲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爲務念功簡勞義深追遠帝念功論謂

曰慎終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周禮曰凡有功者德之休明沒而彌著左氏傳王孫蒍

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匡復野宋略曰高祖潛謀匡

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密勿軍國心力俱盡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

曰加丹陽尹尙敷讚百揆翼新大猷尙書曰納于百揆毛詩曰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

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

機于下也方宜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蜀志曰偉度姓胡爲諸葛亮

大夫敬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寵靈已見江淹雜體詩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王隱晉書

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爲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

曰君子避內難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臣以寡劣

負荷國重實賴稷之匡翼之勳豈惟謙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殺梁傳曰士造辭而言詭辭而出范寧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事隔於

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國語：狐偃曰：蓄力一紀，可以遠矣。又出征入輔。

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力之不及此，爾履謙居寡守之彌

固。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三輔決錄曰：茂陵

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論語曰：周

人是。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

上合，請付外詳議。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

任彥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

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母丘儉表曰：禹禹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

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蕭子顯齊書：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

齊王上坐。世祖武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彧，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

如家人禮。同氣。臺。武皇大漸實奉話言。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

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見百。愚夫一至，偶識量己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值也。

庚元規表曰仰覽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尙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遂荷顧託導揚

末命又曰后憑玉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妖與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廢左傳申繻曰人棄常而王室

不造職臣之由不造已見王仲宣贈文叔良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曰齊悼惠王與居為東

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

天臣寧負王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並家國之

事一至於斯謂鬱林猶顯贖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卻超暇還非臣之尤誰任其咎毛詩曰發言盈將何

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寢廟已見上張士然表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左傳楚薳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

容復徽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曰下壺表曰豈敢干祿位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

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尙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

曰長平桓桓上將之元神州已見上薦譙元彥表鄭氏毛詩箋曰儀則刑法也尙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

王言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尙書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王隱晉書

山濤曰勿復為虛飾之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戰國策唐唯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

頌詩曰予曰有擊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

况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毋丘儉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志行雖微

之遠東詩曰憂貴重山岳誰能為我擔存沒同歸毀譽一貫是事之變吳志周勛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

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而為一條曰為善不可為一貫也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七略曰位累

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

任使莫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論語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光宅近甸奄有全邦已見復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願曲留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殞越為期不敢開命小白恐殞越于下亦願曲留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孟子曰欲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庚亮並見上表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臣諱誠惶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霽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張載贈張子瑛詩曰輜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翮進謝中庸退慚狂狷禮記仲尼曰君子論語子曰狂者進取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簾不如一經篆刻為文謂者有所不為也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彫蟲篆刻漢書東方朔負書燕魏空彈菽粟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曰聖人之治天下躡屣脚齊楚徒失貧賤史記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覆而適秦楚耳安往而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羸不得吾貧賤乎

衣持斧作牧以蕙苒與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爲
爾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策兩褚衣爲虜見獄吏之尊漢書賈山上
昔馬援以蕙苒與謗王陽以衣蓋徵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除名爲民知井白
半道羣盜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除名爲民知井白
獄吏乃書腹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勃既出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除名爲民知井白
之逸孫盛晉陽秋曰劉弘願望除名爲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百年上壽既曰徒然莊子盜跖謂孔
八十壽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閉門荒郊再離寒暑恨賦毛詩
日載離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關外一區悵望鍾阜爲關外人又曰楊雄
寒暑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關外一區悵望鍾阜爲關外人又曰楊雄
有宅一區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書曰楊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
悵望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書曰楊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
者載酒看祿微賜金而權同娛老已見張景陽詠史詩折芰燔枯此焉自足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
從遊學看祿微賜金而權同娛老已見張景陽詠史詩折芰燔枯此焉自足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
肉瓢瓢盈酒琴書自樂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三千景
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三千景
附八百不謀魚入子王舟王俯取出溪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臣臣
等離心功慚同德向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
仁贈陸緝構草昧敢叨天功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獄訟謳歌示民
機詩緝緝構草昧敢叨天功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獄訟謳歌示民
同志劉越石勸進表見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莊子曰語大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也顧己反躬何以臻此
正當以接開白水列宅舊豐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吳漢南陽人也爲人質厚少文上以

其親幸莫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通朱祐祐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詰及帝
安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邸閣稽疑實用乏俯拾青紫豈待明經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臣
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贖令從者傲以給詰公費陸機顧諫曰遷吏部尚書遠惟則哲在帝猶難尚書

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陸機顧諫曰遷吏部尚書遠惟則哲在帝猶難尚書
離之知人則哲能官人漢魏已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郭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
如所鑿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

比肩留鑿齒襄陽書舊傳記曰麗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與
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
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衆乎

足算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先陳留人也為尚
春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量公以臣况之一何遼落世說袁彥伯曰江山齊季陵遲官方淆亂
正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遷尚書以臣况之一何遼落世說袁彥伯曰江山齊季陵遲官方淆亂

序曰禮義陵遲莊子曰鴻都不綱西園成市華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勅州郡三
是非之塗森然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

爵者上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金章盈筭未詳虞
后臨朝於西園實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
庭貂蟬半座時人論曰貂不足狗尾續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論語子曰舜夫何為

淮南子曰人主之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董巴與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求之公
衡實成而不勞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董巴與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求之公
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收巴蜀使給軍食漢

上拜寇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曰：夫運籌
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侯。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拜前將軍鄧禹為侯。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通鑑：曰：叔孫
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以親封禹為鄧侯。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通鑑：曰：叔孫
常與時抑揚，稅介免胄，禮義是創。通為稷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初從征伐，兵有不利，軍營平如，意
漢常獨精繫弓戟，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上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切漢廣平侯
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為上蔡
食邑。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
平陽。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
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
窮極師道，賜榮爵闕內侯。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
者或以侍祠非。五侯外戚，且非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
列侯故曰小侯。五侯外戚，且非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
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陸機高祖功臣頌曰：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
翻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陸機高祖功臣頌曰：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
本自諸生，家承素業。舒不遇賦曰：若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董仲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方朔：戒子
步以仕。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為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
易農。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為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
凱任止牧伯。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吏即古牧也。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檮、欒、
約季狸，謂高祖少連、夙乘、高尙、王魯、孺、范氏譜。所富者義，所乏者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薄宦東
之八元。高祖少連、夙乘、高尙、王魯、孺、范氏譜。所富者義，所乏者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薄宦東
朝謝病下邑。王僧孺：范氏譜曰：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家
司。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璠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苟爽之十旬遠至。東觀
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璠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屬授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衛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微爽。爽欲遇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惟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尚書伊尹曰。臣為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為蕭揚州薦士表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劉瑋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瑤邪王暉及王僧孺。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方之疏壤。取類導川。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伯禹疏。伏惟陛下道隱旒纒。信充符璽。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統古冕字。統古纒字。音義並同。六飛同塵。五讓高世。漢書爰益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陸下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六飛同塵。五讓高世。漢書爰益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陸下陸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子曰。和其光而同一塵。白駒空谷。振鷺在庭。見桓元天子。薦謙元彥。表毛詩曰。振鷺于飛。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之閒。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鷓冠子。子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之閒。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鷓冠子。海內荒亂。立為世師。物色關下。委裘河上。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曰。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傳曰。桓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用賢也。神仙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王

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五聲倦響九工是詢謂九工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寢議廟堂借聽
張璠易注序曰蠶蜂以兼采爲味蠶食得肝腸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臣位任隆重
輿阜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與人之誦與阜已見射雉賦
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微倖路絕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說
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左太冲詠史詩曰世
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平裁老而不倦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左太冲詠史詩曰世
僚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曠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梁書曰儉子曠字思晦何之元梁典
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曠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爲齋碑亦云齋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
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
儉嗣也尚書曰宜重光晉中興書神清氣茂允迪中和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籍狀曰樂
廣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神清氣茂允迪中和資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
德教國子中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
和祗庸孝友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
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昔以放任爲達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
或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
領袖有居無塵雜家有賜書章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辭賦清新屬言玄遠機
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慮物不親已在貧賤不患物不鍊己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遠送孔令詩宜庠序公朝萬夫傾望孟子曰
疎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養素丘園台階虛位遠送孔令詩宜庠序公朝萬夫傾望孟子曰
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曹植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臧榮緒晉書曰荀顛字景倩穎
求通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臧榮緒晉書曰荀顛字景倩穎
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顛異之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囁嚅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
子堅漢中郡南鄭人司徒顛之子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復爲李公

矣。前晉安郡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劉瓛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

軍記室。精選蘭陵。既筆耕為養。亦備書成學。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備寫書。投筆嘆曰。丈夫獨不效

太守卒於諮議。為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官備書。以供養。吳志曰。關澤字德潤。會稽人。家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

愷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徧。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

陽春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蠶盛數十盤。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廣

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

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毋先言。往行人物雅俗。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孫綽子或問人物

俗。已見范甘泉遺儀。南宮故事。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

靈讓表。之南宮。以畫地成圖。抵掌可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將兵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問戰圖。方

為故事。豈直颺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擊虞三輔決錄注曰。賈攸舉孝廉。為郎。世祖大會靈臺

而對曰。颺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君賜帛百匹。張麗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

其傳。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謠言訪對。為世純。並東序

之秘寶。翔璉之茂器。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論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

資。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解嘲曰。邪術頡。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多冗

任彥昇

臣藁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

家允膺長德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藥國語曰榮公謀

立身年約以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吳都賦曰輕脫履於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

義有歸左氏傳公子魚曰能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

理屈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子奮字釋通兄根常被病純病困勅家丞翕司

臣又曰丁繼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

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且

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稟承在昔理絕終天天道無終而

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潛蟻既掩扉終天隔永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

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

其丹款特賜停絕丹款已見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耳謝承後漢書曰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

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應燼與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賦曰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胸杜預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賢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

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賢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

為谷深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然則配

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鄼善長水經注曰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家語

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讀明易道以為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子謂

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子謂

之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西河之上使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曹子建通親表馬亦聖帝故連言之

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君長一城亦盡刊

刻之美陳實別傳曰實卒蔡邕為立碑刻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公召伊顏殷陶周故太宰竟

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刑社稷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益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

曰人主在時與共治不以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

配上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

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

沛然莫之能禦也易云日新之謂盛德琴書藝業述作之茂漢書曰鄭敬字次都明聖者述作之謂

也。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嘗問東平王蒼曰：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詩曰：人之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爲善最樂。上嗟嘆曰：論語曰：齊景公有馬，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鷓鴣以喻焉。吳均齊書秋毛詩序曰：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愛懼不敢朝事，而子良善鷓鴣，毛詩序曰：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人，皆悉我聲，鷓鴣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徒猶惡之，鳥曰：我將東徙，鷓鴣曰：何巢曰：西方藩士女，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爲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人蓄油素家懷，鈇筆，賤曰：曹爽懷鈇筆行誦文書，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昔晉氏初，禁立碑，晉令曰：諸葬者，不得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嘆，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爲齊國內史，爲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爲立碑，時官制嚴峻，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如仁微管並見上，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卽爲成規，淵碑卽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猷，薨贈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丞相南陽樂藹爲建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孔稚珪爲文，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驛長陵，輜軒不知所適，禮記曰：趙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十步樵探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范曄功臣蕭曹爲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范曄書曰：建武中，禁網尙寬，策名委質，忽焉二紀，左氏傳：狐突曰：策慮先犬馬，厚恩不答，列女傳曰：梁寡高行，諸王旣長，各招引賓客，策名委質，忽焉二紀，名委質其二乃辟，慮先犬馬，厚恩不答，列女傳曰：梁寡高行，先犬馬填溝壑，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而弊帷毀蓋，未葺螻蟻，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爲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而弊帷毀蓋，未葺螻蟻，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戰國

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辱螻蟻延叔
 堅戰國策論曰爲王先用墳黃泉爲王作尊以御螻蟻
 珠襦玉匣遺飾幽泉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鑑
 甲連以金縷皆鑲爲蛟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
 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南浦迎喪既曲逢前
 施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爲身後名常自言自年一
 沈蕩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威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
 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
 懼言不自宣臣誠惶已下 臨表悲

卷三十九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爲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漑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祗爲其主游閒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

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始
 皇帝以斯爲丞相後二世具斯五刑論腰斬成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東得百里奚於宛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

悅授之國政迎蹇叔於宋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來邳豹公孫支於晉左氏傳曰晉郤

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

言多思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

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十二開地千里遂霸四戎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

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

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俱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

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

子邛封鞅為列侯號商君邛五剛切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

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

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軍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

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包九夷制鄢郢夷也鄢郢

楚二縣也蓋秦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成臯縣名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

令人據之也

面事秦功施到今魏齊楚皆賓從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

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華陽君魏冉

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昭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

秦成帝業春秋保乾謂曰光闔害蠶食天下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四君卻客而弗納疎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和隨之

寶新序同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越絕書曰楚王召

劍二枚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越絕書曰楚王召

曰太阿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蟬之鼓孫卿曰織離蒲梢皆馬名鄭此數寶者秦不生一

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

充後庭駿良馱決騃啼不實外廡周書曰正北以馱馱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

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珠之簪傅瓊之珥阿

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言以宛珠飾簪以瓊傳珥也說文曰珥瓊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縞帛所出

他皆類此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鳴嗚快

耳者真秦之聲也說文曰甕汲瓶也於真切說文曰鄭衛桑閒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

又曰桑閒濮上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籥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今棄叩缶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

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

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

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管子

曰海不辭水故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資者給齋之謂卻賓客以業諸侯

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齋盜糧者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齋盜食者也說文曰

齋持遺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

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尙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有曲臺殿懸衡天下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

權衡以稱輕重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

梁人也陳勝起蕲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

胡數涉北河之外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鬪城不休救

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鄭玄禮記注何則彊趙責於河閒應劭曰趙幽王為

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閒立弟辟疆為河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

間王至子哀王无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閒也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閔濟北逆亂自滅

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无子於是分齊為六將園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

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无子於是分齊為六將園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

為膠東王仲為膠西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與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

王辟光為濟南王也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與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

濟北與居所封與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怨也二郡謂城陽章所封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

立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賜為廬江王乃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皆自私怨宿

憤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吳三說相成義乃可明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

解其文故言不專如淳解其意故謂四國但有吳三說相成義乃可明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

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

而背約要擊我南郡。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

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

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輒當

為禦首。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

不得深陽，惡指斥，乃致其越胡。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越胡。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

歸義，思名。善曰：底與砥同。底，厲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

則無國而不可奸。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

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

生之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善曰：劉瓛周易注曰：臣聞驚至，鳥累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鵬也。如淳

子，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武力鼎士，衽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服虔曰：衽，服也。臣瓚以為鼎士，舉

鼎之士，叢臺不能止幽王之湛患。章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

趙王之臺。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

西也。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

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臣瓚

實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

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文帝

誅諸呂，猶春秋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文帝

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徒武爲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壞也晉灼曰方言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
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壞也善曰方言云璋其肥盛晉書注以璋爲諱又今天子新據先帝之
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與居自殺又今天子新據先帝之
遺業也善曰今天子景帝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平
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新垣過計於朝服虔曰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
弗迎則不至爲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新垣過計於朝服虔曰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
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爲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
故不稽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
如淳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康曰言國家不願大王熟察之
謂項王敗走也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康曰言國家不願大王熟察之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
爲君善曰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
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
疑之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道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
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爲世所疑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

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使人相之，玉則其右足，李斯竭

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善曰：史記曰：紂淫亂

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計

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善曰：史記曰：比干瀟諫紂，怒曰：吾聞聖人有七竅，剖比干，觀其

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榘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傾蓋

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善曰：家語曰：孔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

丹事。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搯

其胸。於期遂自剄。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

徐廣曰：搯，丁鶴切。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

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

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殆欲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

之於燕王。善曰：惡謂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驥。孟康曰：敏重蘇秦，雖有讒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

侯。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

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膾引脚於宋，卒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

贖也。郭璞三著解。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善曰：史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
相魏之諸公子魏齊使舍人箠擊范睢。折脅摺齒。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
雖得死亡入秦。爲應侯。廣雅曰：摺折也。力合切。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

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聽賈石自投河。善曰：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言狄先蹈

雍而後入河。徐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善曰：論語：徐衍不容身於世

也。雍一龍切。徐衍負石入海。賈石伐子自理。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不容身於世

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

爲權。杜預曰：比。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而桓公

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寧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

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

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文子曰：子罕也。冉夫以孔墨之

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國語：冷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

積讒善曰：毀之言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官。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宜

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善曰：公

私也。並觀言無偏也。戶子曰：論是。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

是矣。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帝。常欲殺舜。丹朱堯子。驩敵未聞。尙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

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封列姪者，觀其胎產。故功業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

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狀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袂及入，寺人求見於呂鄰，冀芮畏，偃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公，公遠見之，伯楚以呂鄰之謀告公，章昭曰：寺人掌內袂，袂也，勃鞞字伯楚。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說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是以孫

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庚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終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善曰：有功可報，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善曰：於

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無所愛，則桀之猶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善也。

音吠，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滿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變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且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

其子，揚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

離奇。張晏曰：楫，下木也。輪，困雜奇，委曲盤戾也。蘇林曰：楫，音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器，謂服玩之屬。容，謂雕飾。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抵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

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談，或為游。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善曰：伊

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

劍相眄之跡矣。善曰：小雅，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

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比，識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

竊發。善曰：戰國策曰：卑辭以謝君，衆口已見上文。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

俗文曰：七首，其頭類七。周文獵涇渭，載呂尙而歸，以王天下。六韜曰：文王田于涇陽，卒見呂尙坐茅而漁，

故曰七首短而便用。果遇太公于渭，俱為師也。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遯卒，

越拘轡之語，馳域外之義，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詔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言

臣妾所見奉制，說文曰：牆，垣蔽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皁，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此鮑

然帷妾之所止。樞，臣之所居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遠，不可羈繫也。此鮑

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七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己，采疏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

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礪石也。論語撰考識曰：子罕言利，利傷行也。故里名勝母

會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離曰：吾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岨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善曰：車塵言清，尊之意也。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蓬。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張揖曰：銜，馬勒也。橛，駢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郊之日，汜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橛，而後鞭策之威，而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爲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无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

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中人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舜无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聚，以王諸侯。

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无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无咫尺之地，上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上

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

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无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

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无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

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鎖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賈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无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鎖

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其出不出，閒不容髮。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能墜入於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

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苑曰：晉靈公

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其加九鷄卵，其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天不可階而升也。

於泰山與日合符。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善曰：弊，猶盡也。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

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願師古曰：走，音奏。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卻背而走，迹逾多，影

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影不離。自以為向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靜處以息迹，愚亦甚矣。孫卿子以為涓蜀梁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漢書音義：滄，或曰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

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射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善曰：自，從也。太山之靈，力救切。穿石殫極之統，晉灼曰：統，古

極之纒，幹，井上四交之。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

之，至丈必過。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

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善曰：尸子曰：失故大較，易為智曲，難為惠也。徑，直也。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善曰：尸子曰：若蘖，足易去也。莊子曰：橡，樺初生，可抓而絕。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

廣雅曰：擢，抓也。字林曰：擢，先牢切。抓，壯交切。絕，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

注曰：礪，磨也。斲，力公切。尚書注：砥，磨石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

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却也南距羌苻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善曰南

夷自備東北君長十數苻都最六國乘信陵之藉善曰漢書音義曰无忌常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

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

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顏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苻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

也善曰言地多秦十倍民多百倍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

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於漢李奇曰警並也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曰說文

楚謂之蚊蚋而銳切齒猶當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善曰謂誅晁錯也以謝前過善曰謂誅晁錯也錯為御史大

三公夫故曰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

中國韋昭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

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善曰錯出謂四方更輸錯出攻則謂

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自給耳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脩治上林雜以離

宮積聚玩好圍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章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

蘇林曰以海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善

水朝夕為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善

晉王早還冀十分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頭耶習水戰者襲大王

之中得半安全郡以絕其道也地里志有魯國及東海郡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偏

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

晉灼曰齊孝王將閔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樂布等聞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四國不得出兵其

王懼自殺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也趙王於邯鄲與四

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苗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應劭曰漢將鄒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四

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張韓將北地安國也善曰將北地

謂將兵在吳弓高宿左右也服虔曰弓高侯韓頤當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軍之北也如淳曰宿軍左右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

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海水大出許慎曰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

注曰襲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劇通讀樂毅報

入也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楊雄見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

風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也

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爲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信，今乃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淮南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謂形植卑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爲戶，採桑條爲戶樞，說苑。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僞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嚴側身局禁者乎？詩序曰：側身局禁，班婕妤好自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下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偏問客，莫能對。最君得出，馳去，至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爲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鄭玄詩居五，天子恩澤光耀，被及三也。曹植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豔歌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植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盡太子令人奉盤金，轉用抵。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獨爲報讎也？豫讓曰：中行氏衆人遇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報之，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左氏傳曰：衛太子迫孔懼於廟，強盟之子路曰：太子无勇，若我我故國士報之，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

之斷纒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纒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

子君者不亦離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曰奔墮曰今於道秋也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剖心

踵以報所天之劉熙曰致至也左氏傳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

謗歎楊惲書曰言迹墜昭憲身恨幽囹執圍圍當為誅始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詩曰願瞻周道中心

寒心酸鼻太子丹謂鮑武曰今秦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尸子曰眾以虧形為辱是以每一念來忽若

有遺一念至忽然亡生每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者雲之重也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李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嗷心而泣下官雖乏鄉

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燕丹子夏扶曰士无鄉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有鄭子真蜀

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

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漢書

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買遠曰南宮雲亞使出左氏大義俱啟丹册並圖青史封以丹書之信重以

而致闕下又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王俱啟丹册並圖青史封以丹書之信重以

白馬之盟又有青史子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左氏傳曰叔向詣子產書下官聞積毀銷金積

諷磨骨鄒陽上書曰衆口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耶事

會耶金已而同舍耶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價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耶大慚范曄後漢書曰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淮陽監工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為吏勞婦公不

通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
元父少遺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

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僕尚何言哉。夫魯連

之智，辭祿而不返。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責新垣衍棄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楚狂接輿，已子

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

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莊子曰：鉗

燕丹子荆軻曰：田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左氏傳：子方曰：子事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

光向軻吞舌而死。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荆軻之燕，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尚書曰：欲

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尚書曰：欲

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尚書曰：欲

明管子曰：天下有道，人樂其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曰：成王親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

有道人樂其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曰：成王親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

洮土刀狄道北，距飛狐陽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

蓋在代郡飛狐山，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楊雄聚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儷智，價音

陽原蓋在太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楊雄聚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儷智，價音

星所照也。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周禮曰：以國土教罷民，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一物失理，亂亡之端

此思憂則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

夫倚徒稱无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斫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
之。五頭同穴，公厚葬之，乃恩及白骨，說苑曰：景公畋於梧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
高安鵠集亭，為亭長張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趾刺史周敝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曰：鵠奔亭，交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

奉答勅示七夕詩啟一首任昉集詔曰聊爲七夕詩五韻殊未近詠

任彥昇

臣昉啟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託

情風什希世罕工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

德應天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

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語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豈其多幸親逢旦暮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莊子曰

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以孔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見大人答賓戲曰

泥蟠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左氏傳君子曰古人

上召見乃拜樂安借爲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唯我知汝汝謹輒

論語子曰君子欲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唯我知汝汝謹輒

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効蚩鄙已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牋曰蚩鄙臨啟慚慙切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平濟陰卞錄曰壹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爲尙書令右將軍領右衛

罔識所冀謹啓

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壹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眇盱見父去。隨從俱爲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諡忠貞公。眇音真。忍切。盱休于切。

任彥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壘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邁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王隱晉書述曰。壘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嘆曰。哉。名教謂王隱。隱淪謂翟湯。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而年世賀遷。孤裔淪塞。廣雅曰。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自有樂地。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感慨自哀。日月纏迫。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長歎。陛下弘宣教義。非求効於方今。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祖業。仲長子昌言曰。引之。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壘餘會。加一等。死。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王事。加二等。死。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去柳下季壘五十步。樵探者罪死。不赦。悲荷之至。謹奉啓事以聞。謹啓。

啓蕭太傅固辭奪禮一首。劉瓛梁典曰。叻爲尙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

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昇

防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日。左氏傳。楚蘧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尙書曰。恤。

以待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騶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頡篇曰鑄炭鑪所以行銷鐵也干祿祈禱更爲自拔論語曰子虧教廢禮豈關視聽言己之所陳但正虧教而所不忍言具陳茲啓公羊傳曰謂之新宮不忍言也防往從末宦祿不代耕管中與書簡文詔曰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味爽而朝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膝下之權已同過隙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慕幾何可憑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棟桷見几筵且奠醑不親如在安寄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聲類曰醑以酒祭地也醑晨暮寂寥閨苦覓若無主服傳曰无主者其无祭主王隱晉書曰傳成遭繼母憂上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了之理不在多喻易明公功格區字感通有塗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然下雨沛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无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毛詩曰孝子不任崩迫之情謹奉啟事陳聞謹啓

卷四十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彥昇梁典曰高祖即位叻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無卻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前一尺顧望避

敵逗撓奴教有刑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史記曰趙王將使趙括為將

之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魏主著令抵罪已輕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

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

逆天之道者罪死家戮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獯獷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魏後

魏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獯獷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是以淮

徐獻捷河竟凱歸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

吳歷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大破北軍歷陽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

沂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一戰舉鄆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

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獪也左氏傳故司州刺史蔡道恭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

子產曰今陳介侍楚衆悉陸弊邑故司州刺史蔡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

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率厲義勇奮不顧命潘安

馬督誅曰常思奮不顧身全城守死自冬徂秋潘安仁汧馬督誅大將軍疏曰臨危猶有轉戰無窮亟摧

醜虜山毛詩曰駉駉將軍轉戰過烏支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漢書曰武帝遣

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為戊己校尉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若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臣恐救

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若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臣恐救

兵之不專英雄記曰袁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關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關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

衛嚴兵為呂布作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關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關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

哉漢書曰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行音孟又實由郅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

邁管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故使蝟謂結蟻聚水草有依起吳志曰錢唐大帥神式等蟻聚為寇漢

邊地逐水草遷徙居子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按甲而誕自困遂令孤

城窮守力屈凶威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雖然猶

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蝟劉瓛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郅州刺史初

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最

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戎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最

將曰楚威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疆場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

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軔啣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

諸戎或言語漏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

漢則職汝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

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謹按河南尹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郅州刺史湘西縣

庚純云云然以主為句則臣當下讀也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郅州刺史湘西縣

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閒遴茲多幸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閒左氏指蹤非擬獲獸何勤先封蕭何

為鄼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顯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如上曰知獵狗乎曰知之

上曰夫獵追殺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

也。羣臣賞茂通侯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莫敢言。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弛於負櫜君之惠也又曰宋左和戎莫効二八已陳左氏傳掩鍾鼎遠列。師每食擊鍾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賜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也半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潤草塗原豈獲自己。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史記曰沛令閉宋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覲面目。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睥其目婦其腹棄甲而復也。鄭玄曰汝媿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然有面目也。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遠教者負敗皆以故能出必以律鑄銖無爽。長史得檄以爲國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料敵制變萬里無差。趙充國頌曰料敵奉而行之實弘廟筭。西征賦曰被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居注宋公表曰臣實庸固毛詩曰匪面命之育提其耳。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漢書匈奴傳贊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沂馬督誅曰聖朝西顧關右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晉起居注曰大司馬早朝永嘆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絀切。胡卦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一首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園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

書曰汜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汜音凡毓音育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

京賦曰貞夫隨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千載美談斯爲稱首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封禪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也臣昉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

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温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

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斛哺食米未展送忽

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

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

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與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

寅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元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

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

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

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卽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旣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尙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卽主。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闔茸。名教所絕。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閻歷諸侯。弔屈原曰。闔茸尊顯。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爲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

有樂地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執袴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惡積釁稔親舊側目左氏傳其弘曰為乃爾日也杜預曰徐熱也惡積與榮同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誅漢書都傳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謂打邊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弟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口好言自口莠言自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兄子警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警叟有子曰舜舜事警叟也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警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薛包分財取其老弱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聲名著聞太守連召未見孟嘗之深心唯數文通之偽迹袁延年詠曰深心託善素昔人睦親衣無常主親之行衣無常主已見上整之撫姪食有故人謂賈米也西京雜記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公孫弘內廚五鼎外饋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何其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是朝右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實不逢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庚而稽切占帷交質謂取車帷也漢書賈賈酒兩家常折券棄責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鍾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對為庚詩曰漸車帷裳毛萋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重容也方言曰江淮謂禮楡為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曰然惠子謂莊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實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仲故周鄭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曰然惠子謂莊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實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仲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康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
 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倘不疑
 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庸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
 巡致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窟隆誠非一揆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
 能底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縣俗革吳都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
 賦曰窟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渭無舛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自宋氏失御禮教雕
 衰荅寶戲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霍譖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衰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姻
 姬淪雜罔計斯音庶謂曰姪漢書曰有廝養卒如淳曰廝賤也販鬻祖會以為賈音古道居賣物曰賈
 明目腆顏曾無愧畏丁德禮厲志賦曰碩厚也毛詩曰不悅於人而不畏於天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左氏
 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幽安國尚書傳曰腆厚也毛詩曰不悅於人而不畏於天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左氏
 通賦曰遠世業之可懷欒郤之家前徽未遠左氏傳叔向曰欒郤胥原降在既壯而室竊貨莫非阜隸禮
 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嘲曰司馬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褵九十
 長卿竊賞卓氏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阜又曰與臣隸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褵九十
 之轉也母成女施於結褵國語曰越王勾踐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自宸歷
 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箒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自宸歷
 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也左氏傳曰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陛下所以

負屨於紀興言思清弊俗者也禮曰天子負斧屨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臣實儒品

謬掌天憲范曄後漢書劉陶上疏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曰弊化奢麗萬世同流臣實儒品

洛陽都亭曰豺狼常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而狐鼠微物亦盡大猷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

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而狐鼠微物亦盡大猷不可烹晏子春秋景公問晏

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義侯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

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也

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會祖雅位登八命檀道鸞

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郡人為右僕射周禮曰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尚書曰亮

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盛陳郡謝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微而託姻結好唯利

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微而託姻結好唯利

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玷辱流輩莫斯為甚孝經鉤命訣曰名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

到臺辯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魏志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薨

隸校尉荀綽冀州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漢書董仲舒對策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朱

明憂公齋閤詣府首義曰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閣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

郡太守源父子因其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娶妻及納徵皆曰聘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

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

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善有譽西朝千寶晉紀曰苗其為虛託不

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漢書音義曰：連，親嬖也。尚書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施矜之費，化充牀第。儀禮曰：女嫁，母祿者，有異於此。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犒之。鄆情贅行，造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曰：輓，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犒之。鄆情贅行，造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貫貫，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簣也。鄆情贅行，造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主。言其遠惡，信當此簡之所貶裁。臣謹案南郡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主。言其遠惡，信當此簡之所貶裁。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也。同人者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殷紂，魯桓齊穆，狀貌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曰：氓，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閉之前典。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讖曰：格言成法，家語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汙馬督諫曰：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胃，納女於管庫之人。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美，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高門降衡，雖自己作。陸雲答兄書曰：高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卓臣與，又曰：僕臣壘。高門降衡，雖自己作。陸雲答兄書曰：高蔑祖辱親，於事為甚。說文：蔑，輕易也。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尚書大傳曰：周宜實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賈子曰：宋昭公革心易行。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

賤

答臨淄侯牋

楊德祖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材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乘意投脩，數與脩書。脩答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

乃收殺之

脩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毛萇詩傳也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易曰

豹變其文蔚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說文曰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

發魏國斯皆然矣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寤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也至於脩者

聽采風聲仰德不暇尚書曰樹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家語曰孔子出平四門周章遠望伏惟君侯

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發武王名也且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遠近觀者徒謂能宜昭懿德

光贊大業而已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彜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

子矣漢書桓譚曰楊子之書文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

於此乎老子曰天道自然鍾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即書於手曾不

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鷗而辭作

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為鷗鳥賦亦命脩為之而脩辭讓植見西施之容歸增其貌者也越絕書曰越王乃

使大夫種獻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鄭玄禮記注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

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

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今之

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今之

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

作曹植書曰楊雄猶稱壯夫不為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若此仲山周且之儔為皆有僭邪毛詩序曰七

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楚辭曰

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

言論語曰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京賦曰忘經國之長基封禪書曰飛英聲銘

功景鍾書名竹帛其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

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詩曰矇瞍奏工敢望惠施以忝莊氏曹

書曰其言之不慚特惠子之知我也修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季緒瓊瓊何足以云曹植書曰劉季

表志曰劉季緒名脩劉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

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十四左氏傳曰叔孫氏能喉嚨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許慎淮南子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

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廣雅曰聲悲舊笳曲美常均什

調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及與黃門鼓吹温胡迭唱迭和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

日一習樂為理樂桓譚新論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

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

優遊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古詩曰胡悽入肝脾

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說文曰衽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莫不泣泣殞涕

悲懷慷慨自左驥史炳響姐名倡魏志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驥與響音同也

古字假借也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竊惟聖體

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是以因賤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

聽斯調左氏傳曰得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欽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賤一首

陳孔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漢書袁盎諫文帝曰

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荊爲參乘青荊進視下豫讓却寢伴爲死人叱青荊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荊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爲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於用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荊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荊砥礪於鋒鏑丁剖其於用刃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爲鐵劍二枚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拂鐘無聲應機立斷說苑曰西閭過東渡河而溺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聞干將莫邪拂鐘不鏘說東諸侯知然以之縷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鐵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然無異於未視猶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尙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稟受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曰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說文曰焱火也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呂氏春秋曰飛兔流星言疾也李尤七嘆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宋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馳驟偃蹇而齊足

答魏太子牋一首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魏志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爲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爲太子時重答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楚辭曰老冉冉而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權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置酒樂飲賦詩稱壽安君起爲壽如淳曰上酒謂稱壽也自謂可終始相保並聘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闕

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兩都賦序曰。雍容掄揚。漢書曰。嚴助侍燕從容。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漢書田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

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

竊恥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至於司馬

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著書。人又取去。魏文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

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鵬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魏文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伏惟所天。左氏傳。箴尹克。黃

守曰。君者。臣之天也。優游曲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班固答賓戲曰。婆娑乎藝術之場。休息乎講藝之處。發言抗論。窮理盡微。周

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擣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鸞龍麟羽之有五。彩設以喻焉。答賓戲曰。擣藻雖年。齊蕭王

才實百之。魏文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

聲。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

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

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時邁齒載。徒結切。尚書曰。日月

齊侯曰。伯舅。盡老。杜預曰。七十曰耄也。猶欲觸旬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懷謹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

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

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

燿靈匿景，繼以華燈。楚辭曰：角宿未旦，燿靈焉藏。廣雅曰：雖虞燿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雖虞

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

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

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

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傳曰：沈謂醉

寤也。願即以前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

言每事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猶善惡也。然觀地形，察土宜。左氏傳：賓媚人曰：先

宜西帶常山，連岡平代。漢書有恆山郡，張晏曰：恆山在

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上東擊韓信，餘

賈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

上欲宿心動，重以泝水，漸漬疆宇。漢書：恆山郡元氏縣有泝水，首受

喟然嘆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

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

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

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

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都人士女，服習禮教。西都賦曰：都人士士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漢書：

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

而質闕弱，無以莅之。毛

詩傳曰：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

尚書：昔繇邁種，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

也。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科條也。下無威福之吏，邑無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咏性情。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科條也。下無威福之吏，邑無

豪俠之傑。尚書曰：臣無賦事行刑，資於故實。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抑亦懷懷有庶幾之心。尚書：

曰：懷懷，危懼貌。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

今獨不然，不亦異乎。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

為東郡太守，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後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

取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守，咸數賂遺陳湯，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

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替。爾雅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論語曰：後生可畏，焉

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為鄭沖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臧榮緒晉書曰：鄭沖，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

魏帝高貴鄉公也。太祖晉文帝也。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

來矣。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昔伊尹有莘氏之媵，田證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說苑

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湯立以為三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

為有莘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曲阜奄有龜蒙尚書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尚書曰王即週駕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爲太師武王東伐師尙父左仗黃

中候曰王即週駕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爲太師武王東伐師尙父左仗黃

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然賢哲之士猶以爲

美談公羊傳曰魯人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爲相國又景紀曰天

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

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

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塵節四征羌燹東

馳封禪文曰昆蟲闔澤回首面內劇秦美新曰回首內嚮嗚嗚如也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

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切之涉三越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

吳遣唐杏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杏王祚皆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爲

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孫權爾雅曰懼也郭璞曰即攝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閩越

也宇內康寧苛慝不作過秦論曰包舉宇內尙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

舞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

承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祥巍

巍如此內外協同靡僞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

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性亦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迴戈弭節以麾天下

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瀘山蜀之岷山也

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瀘山蜀之岷山也

長楊賦曰：迴戈柳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剽東馳。今以靡為弭，誤也。遠無不服，邇無不肅。無不聽遠，無不服。近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州支伯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至公至平，誰與為鄰？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而無人之為鄰。與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眺可還都。還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帝。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尙書召以眺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

左氏傳曰：潢汗行潦之水。鴛鴦之乘，希沃若而中疲。班固王命論曰：鴛鴦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

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鴛鴦之乘，希沃若而中疲。莊子曰：尼謂顏回曰：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而樂樂

六擊沃若沃若，調柔也。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

予兮私。歧路西東，或以飲。嗚。烏合切。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况迺服義徒擁

歸志莫從。言密服義之情也。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鄭玄儀禮注曰：邈若墜雨，翮似秋蒂。潘岳楊氏七哀

樹邈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爲雨矣。眺實庸流行能無算。鄭玄論語注：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天

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命如秋葉帶。眺實庸流行能無算。鄭玄論語注：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天

小善之。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孝王好宮室苑圃之樂，築兔園也。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子顯齊書曰：隋王

子隆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三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契闊戎旗
曰正絕流曰亂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何王之
從容讒語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旗通帛曰旂劉向七言曰長裾日曳後乘載脂門不陽上書曰何王
文帝與吳質書曰文學託乘於後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曹植豔歌行曰沐髮晞陽未測涯淡楚辭曰朝濯
車毛詩曰載脂載囊還車言邁後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曹植豔歌行曰沐髮晞陽未測涯淡楚辭曰朝濯
夕唏余身撫臆論報早誓肌骨演連珠曰抱壘歸蕃刻肌刻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為鳥其名曰鵬
海運則將徒於南溟司馬彪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監水而活我哉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
車轍則有鮪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
旅翻皆自喻也解嘲曰清切藩房寂寥舊幕藩房王府舊幕眺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
若江湖之魚渤澥之鳥清切藩房寂寥舊幕藩房王府舊幕眺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
湖弔影獨留曹子建責躬表曰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白雲在天龍門不見曰白雲在天龍門不見曰白雲在天
愀遠山川開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門也去德滋永思德滋深越之流入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
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去德滋永思德滋深越之流入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
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常見於國中而喜及葦年也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艗於春渚冀王入朝而已候於江
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艗於春渚冀王入朝而已候於江
餘艘舟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寶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子
名也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寶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子
春樹桃李秋如其簪履或存枉席無改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婦人刈蓄薪而失簪哭甚哀賈子曰楚昭
得食其實也如其簪履或存枉席無改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婦人刈蓄薪而失簪哭甚哀賈子曰楚昭
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韓子曰文公至河命席釋捐之皆犯聞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
之曰席釋所臥也而君奔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禮注曰在席乃單席也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
歸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墳溝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吟王
曰不知涕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朱生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吟王
泣之橫集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朱生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吟王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昇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策劉歆甘泉賦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東觀漢記

剖符封侯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舍生之倫庇身有地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況昉受教君

子將二十年魏文帝令曰況吾託士人咳苦改唾為恩晒陳成飾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聞咳小人懷

惠顧知死所謂狼瞫曰蓋死瞫曰吾未獲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切苦結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

斯言不渝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

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廩養卒曰兩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實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雖情謬先覺而

幸得待蹕行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幸國之不幸詩曰實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雖情謬先覺而

迹淪驕餌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也湯沐具而非弔大廈

構而相賀淮南子曰湯沐具而饋餼相用也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邃古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也將使伊

周奉轡桓文扶轂賦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神功無紀作物何稱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而可紀

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府朝初建俊賢翹首阮籍奏記曰羣英惟此魚

目唐突瓊璠魚目似珠璠魯玉也雜書曰輿璠斂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羣曰頗有燕善唐突人參也左顧

己循涯實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朕況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雖則殞越且知

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不勝荷戴屏營之情。國語申胥曰昔楚死罪。下毛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不勝荷戴屏營之情。靈王獨行屏營。謹詣廳奉白牋謝聞。防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帝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

等又牋並任助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方言曰蘊崇也謂厚崇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易曰君子揜紳顛顛深所未達。司

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揜插於紳紳大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曰魯國之

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顛顛仰天告懇論語子曰丘未達也。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曰魯國之

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高蹈海隅匹夫之小

節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大懼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

為疑。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也。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尚書中候

雞水畔至礪溪之水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況世哲繼軌先德

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況世哲繼軌先德

在民。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左氏經綸草昧嘆深微管。易曰雲雷屯君子以

論語子曰管仲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

侍中。遷尙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尙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班師

振旅大造王室尙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雖累繭救宋重賦存楚說文曰蕞黑鐵也

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輪般服焉請見之王曰善哉請無至

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賦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賦七日善哉請無至

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呂氏春秋曰范氏

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屈尼切鍾悅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連掩其耳惡聞

其過亦由此也漢書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傳晉大夫謂秦伯曰是以玉馬駿犇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閣

君履后土而戴皇天是以玉馬駿犇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閣

論語比考議曰殷惑女姐已王馬走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孺藏曰庚子

之且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虛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且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

族王虐殺我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

必見禽也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

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順

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譖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涕泣處

晉中興書劉楨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祉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

山之神有兪兒者長尺人物具焉爾雅曰罄盡也山戎孤竹東馬景從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

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罄盡也山戎孤竹東馬景從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

東都賦曰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尙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

天官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尙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

天功實勤濡足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功以為己力韓詩外傳曰申徒狄非且明

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道風素論坐鎮雅俗王隱晉書劉琨表

或問雅俗曰溼涓分流雅鄭異調不習孫吳遘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闢與之會周驅盡誅之

或問雅俗曰溼涓分流雅鄭異調不習孫吳遘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闢與之會周驅盡誅之

或問雅俗曰溼涓分流雅鄭異調不習孫吳遘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闢與之會周驅盡誅之

或問雅俗曰溼涓分流雅鄭異調不習孫吳遘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闢與之會周驅盡誅之

或問雅俗曰溼涓分流雅鄭異調不習孫吳遘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闢與之會周驅盡誅之

或問雅俗曰溼涓分流雅鄭異調不習孫吳遘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闢與之會周驅盡誅之

或問雅俗曰溼涓分流雅鄭異調不習孫吳遘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闢與之會周驅盡誅之

或問雅俗曰溼涓分流雅鄭異調不習孫吳遘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闢與之會周驅盡誅之

氓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封其民皆可誅尙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龜玉不毀誰之功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謝承後漢書王暢諫君自地處也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不任恹款悉心重謁論語注曰愷愷誠也伏願時膺典册式副民望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咸樂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尙書文籍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舍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尙書曰伊尹作咸有一德秦階六符經曰中羣英翹首俊賢抗足易通卦驗曰萬人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老於四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爲恭也如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生今卒持箒也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長之皆郊迎而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夫布衣窮居章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且謂秦王曰大王常聞布衣章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

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負薪疲病足力不強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王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卷四十一

書上

答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蔡邕獨斷曰陸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陸下者而告之因勤宣令德策名清時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榮閑休暢幸甚幸甚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桓子新論雅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勸勸有踰骨肉陵雖不敏孝經曰能不愧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章韋韞切古豆毳川芮幘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說文曰精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傳講注曰講形如射韞以縛左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

土慘裂說文曰慘毒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

鳴杜擘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傳玄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

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賈逵國語注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左氏傳

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背恩不報為負恩也鄭子歸受榮我

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

父當尸也即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

難刺七切心以自明亡切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已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

臂忍辱輒復苟活孟軻曰馮婦善搏虎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音

令人悲增切怛耳爾雅曰怛憂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武帝謂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

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貴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

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

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奪居展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奪旗之士臣瓚按拔取曰擗

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

歸臣不如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淳于棼曰臣意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戡戰勝也此

敗舉國興師劉兆穀梁注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之勢

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痛決命爭首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死傷

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

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空也言空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

飲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致也李陵傳云軍候管致為軍旅候

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

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

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

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

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贖虜然

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亡貝不死

三敗之辱卒子律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差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

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

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墜壁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區區之心切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於是陵家母弟妻子皆伏

此陵所以仰天椎切直追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

韓彭蒯醢史記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

陳平長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疇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曰

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達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

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前年醜彭越往年殺

韓信說文曰鼂錯受戮周魏見辜鼂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

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寶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

爲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爲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弃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

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遇

舉誰不爲之痛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實誼已見鸞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

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怒遂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

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陵

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何

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爲前將軍出塞捕

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慍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

部行遐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切。死朔北之野。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

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蘇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

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身。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

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並白。老母終堂。生妻去

帷。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

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

語曰：導千乘之國。漢書曰：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六年。武至京師。拜為典

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

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

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母為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而

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

邪。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願足下勿復望陵。嗟呼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

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

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勿以為念。努力自愛。老子曰：聖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曰：願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己為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任安字也

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禮記曰儒有意氣懃懃懇懇之貌也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

言僕非敢如此也

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

長者坐必異席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言舉動必為人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

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曰伯牙

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

者容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吾其報智氏矣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

行若由夷隋隋侯珠也和氏璧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點辱也往與我書

不獲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為中書相見日淺

卒卒無須臾之閒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閒隙也得竭至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報其書今安有不測

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是僕終已不得舒

憤懣以曉左右廣雅曰懣悶也楚辭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不見報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

為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

立名者。行之極也。凡人能立志者。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於欲利。

悲莫痛於傷心。所可憚者。惟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醜。穢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

說文。詬。或作詢。火。近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

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

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也。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執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

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

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

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史記。履緌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僕賴先人緒

業。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曰。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効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

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

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効。可見如此

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未議。臣瓚曰。太史令千

廷。即今僕也。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闕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

射外朝也。

爾其不爾其不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

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主上幸以先人

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才也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

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子不

己方一心營職不暇修人事也毛詩曰藹藹多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

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士嬖于天子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

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太公六韜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

儻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

家之急顏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一國之中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

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為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

之甚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垂餌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說文曰挑相

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甲切臣瓚曰挑挑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平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願野

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北地高故曰仰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願野

曰所殺過半當言陵軍旂裘之君長咸震怖也故言旂裘之君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書曰

冒頓最強大置左右賢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切然陵一

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曰沫音類善曰類古沫字言流血在面如鹽類也

起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

則風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洮稽山

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史柱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

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都割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款款忠以爲李陵

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甘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

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之言欲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蒲沃

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

意塞魚解眦柴懈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及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

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

禮記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也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

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

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爲將有名陵降而僕又何之蠶室如淳曰何次也若人相次

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以爲置蠶室今承諸法重爲天下觀笑悲夫

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

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

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皆

又不如能死節者，言死無益也。特以為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

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

不辱理色。理，道理也。色，顏色也。其次不辱辭令。辭謂言辭，其次拙體受辱。拙體謂

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箠，楚杖也。箠與種

膚斷肢體受辱。謂肉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宮刑腐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記文

刑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宮刑腐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記文

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

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周禮注曰：穿地為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論則陷焉。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

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平聲。臣瓚曰：以爲患吏刻暴，雖以木爲吏，期於不對。此

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

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史記曰：李

立是為西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謂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

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李斯，楚

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
 之謂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刺斬
 左右趾答殺之鼻其首種其骨肉於市其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
 誹謗罵詛者又斷舌故言具謂五刑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
 陳平謀偽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彭越張敖南面稱孤
 狗烹上曰人告反遂械信至洛陽赦以爲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梏也彭越張敖南面稱孤
 繫獄抵罪史記曰高帝立彭越爲梁王稱疾上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王旦暮自上食禮甚卑有子
 壻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
 遇王無禮請爲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劇王諸反者趙午心動問縣名爲何曰柏
 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心動問縣名爲何曰柏
 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反謀檻車與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爲之王不知也絳侯誅
 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囚下也魏其大將也
 衣赭衣關三木曰三木在手曰桎兩手同械曰羈在足曰梏答蘇武書漢書音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後勃被囚下也魏其大將也
 布爲朱家鉗奴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爲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
 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
 布何罪臣各爲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許諾侍閫果言如朱家旨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
 灌夫受辱於居室漢書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爲太僕時坐與衛尉竇滂飲輕重不得徒爲燕相及竇嬰
 自且幸臨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帳具將軍且蚤臨之蚡許諾夫益怒遂以爲隙元光四年蚡取
 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爲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罵賢曰
 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
 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胸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爲謝按夫項令謝

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騰騎縛夫置傳舍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劫
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爲保宮今守宮也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

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

足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

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

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

如哉言已輕妻子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

言皆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縲紲墨索也且夫戚

獲婢妾膏灼曰戚獲敗敵所破處爲奴隸韋昭曰羌人以婢爲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爲妻生子曰戚荆

方罵奴婢揚海岱淮齊之閒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戚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

之醜稱也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

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論語曰君子疾古者富貴而名廢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廣雅

儒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

伯於美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地理志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有不利於帝紂乃囚西

有美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美音酉著韻籍曰演引之也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

魯史而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爲楚懷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

見而欲奢之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原爲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

詳孫子臙脚兵法脩列史記曰孫臙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臙乃陰使人召臙臙
 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威王欲將臙臙曰利餘之
 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輻重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
 破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正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
 軍不韋以秦之強大招士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
 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
 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
 求嫖毒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嫖毒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
 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史記曰韓非者韓
 南食十萬月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
 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親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
 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
 非使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
 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韓非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切作也論語曰詩三百孔
 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也爾雅曰底致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
 也郭璞曰音指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乃如左丘無目孫
 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章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
 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
 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
 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
 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

大都其人謂與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賈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也。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爲鄉黨所笑。以汗烏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莊子。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騶他。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騶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感。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切。力割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辭。高主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

漢書。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嘗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爲庶人。惲見失爵位。遂即歸家。閑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

河孫會宗與惲書。誠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爲可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氏。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

位。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附雅曰。慙慙甚

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曲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言逆會宗之

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敢略陳其

愚惟君子察焉應劭曰舊曰微侯避武帝諱故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二千石皆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侯避武帝諱故

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并力陪輔朝廷之

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遺忘已負竊位素飡之責久矣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曾子曰

安貴位不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懷厚祿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

上書遂幽北闕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史記司馬欣謂章曰趙豈得全其首領復奉先人之

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于地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史記曰陳平遊道日

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汝上下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勦

力耕桑國語曰勦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不意當復用此為讖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

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喪臣之得罪已三年矣

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通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

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

齊曰擊甕扣缶而呼嗚嗚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

鳴快耳者真秦聲也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箕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

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箕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

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尙書大傳曰。王者十一而稅。此賈豎之事。汗鳥臥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言處下流爲衆惡毀所舉。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稟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西河。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之本性者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尙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爲都尉。詔命未至。果爲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遇於二歲也。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因於孫氏。妻孥湮沒。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孥。孔

安國命書大傳曰：孛子也。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

能救，則桓公恥之。公羊傳曰：邪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蓋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今孝章

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

所以絕交也。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左氏傳

子員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

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買金九牧，孫卿

也。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

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

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况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羣年

而千里馬，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胡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

况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

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

之國亂，而鬻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

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

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切居蟹臨難而王不拯，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民，而

劇辛自趙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切居蟹臨難而王不拯，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民，而

王征之，人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音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凡所稱引，自公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

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

涿郡王岑之屬以爲從軍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
妻子漁陽太守以爲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遺吏逕進
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
難最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氏傳曰鄭

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武公生莊公

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伯通以名字

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伯通以名字

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誓曰。鄭伯克段于鄆。伯通以名字

典郡有佐命之功。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

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亂

者此亦權時救急也。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

指斥君故言朝廷。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脔。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敗于首山見靈輒諶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

爲之。算食與肉。既而與爲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驂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乃倒載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
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爲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
以饋臣。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差
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媵母未詳。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差

生心外叛者乎。

三授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授也。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龍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

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

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鷗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

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

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龍結謀。共歸世祖。又曰。況字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若顧篤曰。而伯通自伐。

以爲功高天下。孔安國尙書傳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

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白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漢書注曰。六國之時。其勢各盛。

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

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曰。叔孫武

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

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密奏龍上微之。龍既自疑。其妻

所奏。而棄此去。龍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龍止。不應徵。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今檢范

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願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

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龍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

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龍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

唐蘭癩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妾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爲不義侯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陳琳集曰琳爲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敘爲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多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帝得文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

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懼故自竭老夫之思左氏傳趙孟曰辭多不可一一粗舉老夫罪戾是懼

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

陸渾縣南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

網奔兕之觸魯縞漢書韓安國曰縞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

之師有征無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不義而強古人常有左氏傳叔向謂趙孟曰故唐虞之世

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周宣之盛亦讎大邦毛詩曰蓋爾蠻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

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來命陳彼妖惑之

罪敝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尚書

香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左氏傳鬬廉曰師克在

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君之所昔鬼方襲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

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伐

師渡孟津然後殪戎勝般有此武功尙書曰天乃大命文焉有星流景集颯奪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

捷若今者也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愚指鬼方等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

謂不然若中才守之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力而猶無所救竊又疑焉曰今魯罪兼苗

禁懸稔屬奔牛之譏孫吳勒八陣之變猶无益也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尙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

武王還師津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孟

重罪不伐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

也不再舉矣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隋爲

大隋張必弃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暨至衆賢奔絀勅律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

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九

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弟以距我者

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以距我者

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也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淵地蜀都賦注曰石門在漢中關西據

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

五綵龍文東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因衝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

弱皆擊銅器爲聲。擊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焉肯土崩魚爛哉。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馮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言樂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未之前聞。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西河善謳。絛駒處高唐。而齊遊睢。惟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閒。出文章。故其馘。繡繡。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開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也。告子爲仁。猶歧以爲長。僮以爲廣。不可久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七靖人。邴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孫慈。慈曰。吾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爲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爲東家丘。以僕爲西家愚夫邪。是何言歟。夫綠驥垂耳於林堦。甲風原曰。驥垂兩耳。服驪車。爾鴻雀戢翼於汗池。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楊朱謂梁王曰。鴻鴈襲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風產之乘。備高飛不集汗池。廢置之。及整蘭筋。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揮勁鬪。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駁哉。駁。爾雅曰。晨風。鷓也。毛詩曰。隰有六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噓也。洪白。孟康漢書注曰。丘名而實以空爲戲也。或无丘言二字。漢書曰。趙李諸侍中。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大笑也。

